



忙年的廖裁缝

□张儒学

快过年了，廖裁缝又开始忙碌起来，很多人都等着他做的衣服过年呢。

在乡下老家，廖裁缝是出了名的手艺人。不管布料好与坏，只要是他做出来的衣服，穿上都好看。我就是穿廖裁缝做的衣服长大的，虽然那些年我家经济不宽裕，但年前父亲总会买些布料回来，请廖裁缝给我们几兄妹做新衣服。于是，我们就盼着过年。

以前，廖裁缝的缝纫店在村公所。那时还在生产队拿工分，廖裁缝的缝纫店属于集体，他做衣服的工钱都得交队上，然后在生产队评工分、分粮食。那时，做件衣服工钱少，且做衣服的人也不多，廖裁缝也不是很忙。有人把烂衣服拿去请他补，他从不推辞，也从不收一分钱，如此一来大家都夸廖裁缝人好。

土地承包到户后，廖裁缝的缝纫店仍在村公所，除交点房租外，工钱也不用再交给队上了。廖裁缝的活也比以前多了，因为人们手头宽裕了，当然就想穿点好的衣服。廖裁缝缝制衣服多年，村里人谁喜欢穿啥样式、谁的长短大小，他都了然于胸，做出来的衣服总是巴巴适适。名声在外，不光村里人请他做衣服，十里八乡人的也慕名前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后来，不管农忙或农闲，廖裁缝总有做不完的活儿，不论何时去缝纫店，都能听见那台旧缝纫机发出的“啪嗒”声。时常有人坐在店里等着拿衣服，没事就和他聊天，他嘴里说个不停，可手里的活从没停过。有人问他：“你手艺这么好，咋不教几个徒弟呢？”廖裁缝笑着说：“我教了几个徒弟的，他们学成后都各自去开店了。大徒弟前几年去成都开

铺子，二徒弟去年在县城也开了铺子……”

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临报到时，母亲给我收拾东西，才发现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赶忙上街买回布料，想请廖裁缝给我赶做两件衣服出来，这样才能像模像样去县城读书。可第二天就要报到，衣服能做出吗？廖裁缝笑了：“放心，我今晚加个通宵，也会把两件衣服做出来。”那晚，心急的父亲没回家，守着廖裁缝直到快天亮时才把衣服做好。穿着父亲一大早拿回来的新衬衣，我的心情真是太好了。

过年时，廖裁缝的缝纫店更是门庭若市。廖裁缝明白，谁都想过年穿新衣服，所以不管再冷再累，他每天都加班加点赶，特别是临近春节那几天，即便连续多个通宵，也会按时把新衣服做好。

后来，街上的服装店越来越多，买布料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廖裁缝的生意也淡了许多。坚持了几年，他最终还是把缝纫店关了。可他并没有放弃裁缝手艺，把缝纫机搬回了家，零星接几件衣服的活儿，他也像以往那样认真。

他的几个徒弟，也都把缝纫店转成了服装店，开始卖衣服。一天，大徒弟专门从成都回来接他：“师父，你现在活路少，干脆去我那儿帮我看店，每月给你5000元。”廖裁缝连连摆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想出远门了。再说我走了，那些找我缝衣服的人咋办？”大徒弟说：“现在做衣服的人少，你还是去我那儿享福吧。”廖裁缝说：“哪怕一年只有一个人

找我做一件衣服，也说明还有人信任我的手艺，更说明裁缝这行没有消失……”

又快过年了，想在县城给父亲买件衣服回去，打电话问他喜欢啥样式，父亲说：“别在城里买，那些衣服我穿不习惯，还是找廖裁缝给我做一件吧。”于是，我顺着父亲的意思，去廖裁缝那儿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衣。廖裁缝已年过七旬，身体和眼睛都还好，只是动作不如以前快了，可他做衣服比以前更精细了。

可能是节前活多，父亲这件新棉衣足足等了半个多月才做好。穿上新衣，父亲左看右看，兴奋地说：“廖裁缝做的衣服就是不一样，穿起来不大不小很合身，而且还暖和得很！”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能懂的诗

同春天一起出发

（组诗）
□刘辉

新台历

一叠日子，堆放得整整齐齐
除了数字，还有
经卷翻动的声音
我的脚步夹杂其间
似有若无，仿佛从来没有抵达
我压在里面，薄成一张纸
那些骨骼，以及具象的五官
早遁了形迹
但我还是听到了辽远的钟声
艰难地站起，认真
做一回旧日子抬高的自己

萌动的春潮

大雪之后，晨光撩开浓雾
在零度以下飞翔
从不多说一句话，火热内心
吐出一团团云烟

雪不用眼睛，就读懂
一个人，前行的步履
咔嚓咔嚓，时光坠入一条河
不能不追赶，前面滚烫的朝阳

那些藏在雪里的草茎
正在为身后的春天，预演
花开的声音，以及
果实的战栗

捧出那颗心

谁用一双无形的手，天地间
捧出一颗柔软的心
我来不及转身
融化在一朵云彩里

水天相拥，太阳卸下毒针
天空收起霹雳，柔软的心跳中
大海挤出一点点的蓝
调和成一杯橘汁

站在天地间，追逐一抹橘红
暖暖的色彩
穿过身体，穿过大海
骨骼飞起来，灵魂还是
坠入了那片心海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枯荷

□李举宪

三九一过，霜一场接一场地到来
池塘里的荷叶彻底交出了它的夏天
即使有一天两天的太阳
也很难让它起死回生，也许它的信念
已收拢，藏于枯叶下冰冷的泥里
在霜冻的打击下，枯叶越来越低了
但它仍然高过了父亲的白发
父亲拨开霜雪，拨开烂泥
用经验直达莲藕
像见到女儿一般快乐
此时把莲藕从泥土深处掘出
洗净，一定会卖上好价钱
父亲弓着腰站在泥里
一只蚂蚁在他背上爬上爬下
把他的背当作运动场，他一点也不知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杨婆婆爱上“渝超”

□吴天胜

周日的客厅里，解说声、惊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73岁的杨婆婆斜靠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上面正直播“渝超”足球赛。

杨婆婆是我岳母。平日里，她主理我们一家人的三餐，尤其是烙饼手艺远近闻名。闲暇时，她爱跳坝坝舞，去年夏天在黄水避暑，一个人竟拉起了一支舞队。对于体育赛事，她向来不太关心，唯独对重庆电视台的《渝乐耍大牌》有些兴趣。但自从有了“渝超”，她的爱好就悄悄地变了。

一天，她拖地时忽然问我：“听说全民健身中心有足球赛，你能弄到票不？”

我有些惊讶：“您要去看足球？”

“都说好看呢。”她手里的拖把不停，声音里透着期待，“有票的话，我也去看看。”

原来，自去年“渝超”开赛以来，梁平主场首战巫溪，现场气氛热烈，在街坊间口口相传。此后每逢主场，总是一票难求。我查看售票平台，果然早已售罄。

“您不早说，票早没了。”

“没事，随便问问。”她语气淡淡的，我却听出了一丝失落。

“首场比赛，我们发了票，当时问你们，都没兴趣。”我一边说，一边想办法，“我再打听打听吧。”

梁平对阵万州的主场赛事临近，宣传愈发火热。杨婆婆每天跳舞回来，总会念叨“这场肯定精彩”，眼里闪着光。我只能岔开话题：“球场里吵得很，您年纪大了，怕受不了。”

“晓得，我就是说说。”她笑笑，眼角却藏

不住遗憾。

周日早晨，我意外得到朋友转让的一张票，立刻给杨婆婆送去。下午执勤时，我一边在场内巡视，一边往看台张望，想看看她是否安全。人海茫茫，一时没有寻见。

“进球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猛然响起。我也被精彩的比赛吸引，忘了继续寻找。终场哨响，梁平2:1获胜。球迷们久久不愿离去。疏散人群时，我抽空拨通电话：“好看吗？”

“太好看了！好激动！”她的声音满是兴奋，“有个黄头发的小伙子，跑得真快！”

原来，杨婆婆分不清球员，只认球衣。唯独那个染了黄发的少年，在绿茵场上格外醒目，留在了她心里。

从此，但凡梁平队的比赛，杨婆婆一场不落。主场渐少，她更问：“这场比赛在外地，怎么办？”

我以为她会放弃，不料她却道：“手机不是能看直播吗？”

屏幕太小，看着累人。我教她把直播投屏到电视上。画面清晰，精彩镜头还能回放，体验不输现场。之后的比赛，她就这样坐在客厅沙发上，披着毯子，沉浸其中。

上个周末，梁平客场对阵云阳，这是一场决定小组出线的关键战。赛前，球迷们议论纷纷。杨婆婆也被感染，中午特意多炒了两个菜，烙了最拿手的饼。下午，她竟罕见地没去跳坝坝舞，早早收拾妥当，催着我们准备看球。

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我已能认出几位本地球员，杨婆婆却依然只认得“黄毛”。整场



比赛，她的目光如追光灯般跟着他移动。

中途我去阳台接电话，回来时发现电视画面被切成了短视频。

“怎么不看了？”

“太紧张了，不敢看。”她攥着毯子，神色不安。

“您不看，他们怎么赢？”我笑着调节气氛，“这场能赢，放心。”

直播画面回来，比赛已进入白热化。球场攻防激烈，看台喊声震天，弹幕密密麻麻掠过屏幕，为各自的队伍加油。我悄悄看向杨婆婆，她双手紧紧抓着毯子，身体微微前倾，嘴里不住地喃喃：“黄毛，快追……好机会……过得了！”

“进了！进了！”她猛然从沙发上站起，声音激动得发颤。

果然，球员一记抽射，足球应声入网。

“进了！”全家欢呼起来。

2:1，梁平战胜云阳，成功晋级“渝超”八强。客厅里一片欢腾。

兴奋过后，杨婆婆转过脸，眼里亮晶晶的：“梁平下一场什么时候比赛？”

杨婆婆真正爱上了“渝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巷子里的猪脚饭

□王治刚

正说着，老板娘的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声音陡然高了八度：“23份猪脚饭？好好好，半小时内送到！”挂了电话，忙告诉家人：“旁边那个工地，要23份猪脚饭，赶快打包。”

小店里顿时热闹起来：老板负责切肉，老板的父亲装青菜、盛黄豆，老板娘负责添饭装猪脚，老板的母亲则往盒里浇卤汁。每个人脸上都沾了油星，额头渗着汗，笑意在脸上堆得老高。

这时，走进来一个穿旧皮衣的中年男人。我认识，他是附近水果店的老板。他一边点餐一边叹气：“来份猪脚拼肥肠。今年水果进价太高，生意比去年难做多了。”听到拼肥肠，我往墙上的价目表瞄了一眼。原来猪脚拼的食物还真不少，烤鸭、肉卷、叉烧、猪耳朵……有十来种。

老板往饭盒里多塞了块肉：“难归难，饭总



出家门往北走，300米后左转就到了一个小巷子。巷子里美食众多，飘着各种香味，挑花眼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抬头看见“隆江猪脚饭”，不再犹豫，便踱进了店门。

小店前后两间，后屋用于烹制，前屋是现切猪脚和客人用餐处。前屋靠墙处，有一个大案板，上面堆满了大小不一的猪蹄，酱色裹着糯软的皮，肥瘦交叠处浸着琥珀色的卤汁，连骨髓里都仿佛渗着香。老板正挥刀砍猪脚，见我进来，连忙招呼：“小份猪脚饭？今天黄豆卤得透，多给你舀两勺。”

得吃好。你看我这小店，早上还愁猪脚卤多了，这不单就走了二十多份？慢慢会好起来的。”那男人点头应着：“也是，吃了你家的猪脚，说不定下午我也能碰上几笔大单子。”

我低头扒了口饭，卤汁浸软的米粒混着黄豆的香，猪脚皮咬开时，满嘴都是糯叽叽的胶质，肥油早被卤汁浸透，一点也不腻人，反倒越嚼越有滋味。

不一会儿，23份打包盒已码得整整齐齐。我扒完最后一口饭起身离开，走在巷子里回头望：水果老板刚付完钱，正往自己店里走。而我，已经在水果店旁等他了。

这一碗隆江猪脚饭，氤氲着潮汕老方子的卤香，承载着小店老板的踏实经营，也盛下了陌生人与人之间的一句宽慰。一口糯软的猪脚下肚，胃里暖暖的，心里也跟着熨帖起来。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